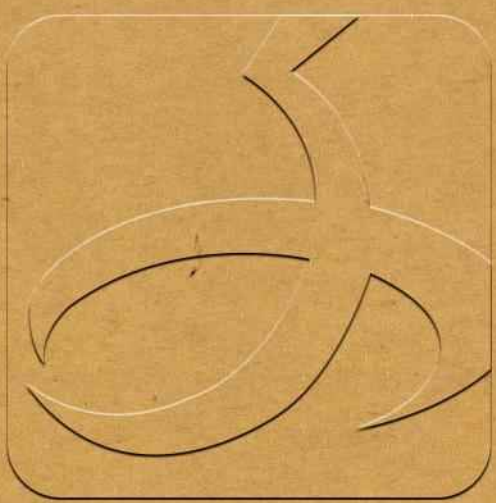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96.466
3308
=2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退菴隨筆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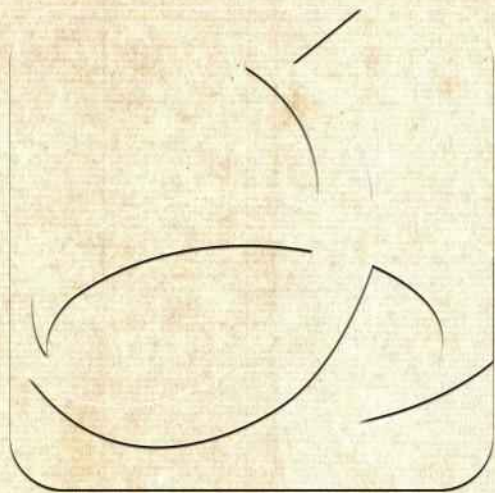
官常

士君子到一處便思盡一處職業方為素位而行故當官者無論久暫崇卑一入門即當心安志定為地方籌久遠之計呂新吾嘗言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為此方是確實心腸真正學術為學為政之得真味者

福州



編



古人以四十爲強仕之始以五十爲服官政之年以七十爲致仕之期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之久耳顧亭林嘗言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厠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墮士習洪熙元年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挂名科

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帝雖嘉納而未果行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不亦難乎

陳見復

祖范

云人生不出仕學兩途古者年二十博學不

教內而不出過三十而後博學無方故學記有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之分此古爲學之節候也四十曰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則四十以前皆爲學之日未四十無望

仕也未五十無望爲大夫也古者仕於私家仕於庶人在官仕爲閭胥黨正之屬皆謂之仕漢三老嗇夫掾屬之職亦然不遽服政也然雖小官亦得自行其志而無所牽制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其不可而去想亦不俟五十而慨然自廢矣若五十命爲大夫則必道合者也服政二十年已之底蘊無所不展國家旣已盡其才竭其力曰吾不忍更勞子大夫子大夫其少安於是去位以讓後來者此古從官之節候也後代則不然自六年就傅父兄卽望以仕十餘歲子弟之聰俊者亦惟曰余仕從事

科目者學其所學而實非學不以科目出身者益不識所謂學間有自命博學者無不好爲人師而自炫自鬻詎有不教不出者乎仕則人人期於躡躋顯要惟智盡能索中路蹉跌斯已耳安所謂道合不合乎又官無大小一入仕卽去留皆不由已官卑不肯言去官高又不敢言去統計一生其未仕也若渴若飢若驟若馳其旣仕也若沈若浮若寤若迷前瞻後顧而無所泊棲亦可悲矣

唐風蟋蟀之詩凡三言思真切要之官箴也其云職思其居者自大僚以至微員各有其職卽各有其居各思其居

卽各盡其職職未盡而他謀是舍已田而芸人之田也職思其外者職無不盡而上下四旁遠近親疎又必計之周慮之到卽如地方官以撫字懲奸爲職或民人流亡於吾地豈得以爲他方之民而不卹乎盜賊逋竄於吾境豈得以爲地方之盜而不緝乎以此推之思其外正所以善其居也若職思其憂則不但已身之害爲憂凡事之流弊後禍皆憂也出一令有在此爲利而在彼則爲害行一政有目前若可喜而實釀後來無窮之禍者思之不審鮮有不蹈偏見而悔作偏者矣

王隱晉書載司馬昭之語曰爲官長者當清當慎當勤修

此三者何患不治三國志李通傳注所引此不可以人廢言者也宋

呂舍人本中官箴亦有此語今人遂以此三字爲出於呂

非也呂於三字外復添一忍字謂耐瑣屑習煩勞不易怒

不輕喜不激不隨皆忍字之妙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字何事不辦乎按忍字固好

然若呂所言則慎字足以該之矣吾鄉李文節九我嘗言

李若谷侍郎曰某守官每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曰

勤謹和旣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侍郎正色曰何嘗

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愚謂緩字亦好然謹字亦足以該之似皆不必節外生枝也

周官六計以廉爲本孔疏廉者潔不濫濁也臯陶謨簡而廉孔傳則直以廉隅釋之故朱子釋廉爲有分辨不苟取義最精確今人但以不要錢爲廉於是一節自矜動成戾氣夫清乃居官分內之事猶婦女之守貞婦女無淫行遂可凌翁姑壓夫子詈妯娌而虐子孫乎且廉而不能理民事廉而不能合人情則雖不要錢而終不得謂之好官今郡邑各有城隍神像終日峩冠端坐不要一錢足矣又何必設官分職哉

順治十七年御史李振宣有請飭宰相調燮弭災疏云臣聞三公得人則逸不得其人則勞陰陽不調宰相之責也故古有因水旱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夫用人行政其將用未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諸臣而已身居密勿之地苟懷緘默之風則宰相亦何常之有一切凡人皆可爲之又何藉乎夢卜以求也哉臣讀

上諭云十二三年時有過舉夫自

親政以來憂勤惕厲百度維新原未見有過舉也

上諭旣以爲有過舉是必有過舉矣試問其舉之之時亦曾有言其過者否宰相之不言非其驗歟總之天時之不一齊不過目前之患可以藉朝廷之修省而感格宰相不言且爲萬世之憂夫旣寄以心膂股肱而猶然畏首畏尾徒以擬票四五字了宰相事業則生食一品二品之俸死荷三壇六壇之祭生死皆荷殊恩曾不若懦夫之自立清夜捫心其能自慰乎

黃靜山

永年

云韓魏公在政府嘗與范文正論事不合范

拂衣起忿形於色公徐把其袂云希文不容更商量乎和氣滿容范亦釋然歐陽文忠不信河圖公與共輔政未嘗一言及易或又謂公相業無愧古人獨文學不逮公曰吾爲相永叔爲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斯言可以覘其所存矣賢者與賢者處時多異同其流遂至於分門別戶如公者真相臣之則也夫

陳文恭

宏謀

云當明目達聰廣開言路之時爲臣子者惟

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庶爲盡職不必問之部議准行與否也司馬溫公云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而汲

汲於名者深戒焉此爲臺諫樹之鵠矣臺中言事自以事
在可行方不虛建白之意然果有關於國計民生雖一時
格於時議不盡施行而言爲大人心中所欲言事爲近今
所共見存此一議安知異日不施行耶此又不在乎一時
之從違而在乎情理之不易也若有事在必行而行之無
益且不如其不行者則又不如其已矣

姚姬傳

魏

翰林論曰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

也天子雖明聖不能無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不若傳諸
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

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
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歟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
歟則不忠侍從者得其忠且明者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
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而責之
宜益重今有人焉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
譏乎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
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
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今獨謂御史爲言
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今之翰林

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於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篋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也孰肯爲盡職者哉

湯文正

斌

答沈荏岸書云足下簡授中祕從此積學樹品

大用可期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雜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良難李文節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體面好易傲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道丈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署中堂聯云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真座右銘也

呂新吾云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澡身甚潔持法甚公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盡也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百司庶府皆不任其咎舍督學責將誰歸哉夫入學甚榮進也賓興甚巨典也朝廷懸此以艷天下士天下士竭蹶趨之豈以學

校乏人待督學以足數貢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乎即使朝督莫責人人盡一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了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何益於國家理亂之數哉

施愚山

閩章

嘗言學使一席近代已成金穴卽以伯夷處

之必目爲盜跖向來不幸涉足至今爲累公私屬目交責環向歸田八載掃地赤立云云余師孟瓶菴先生謂愚山先生在山東最稱廉吏時未有養廉公私交責皆以跖待夷耳一窮書生蒙恩年受三百萬俸錢歸田云無囊橐誰其信之但自期問心無愧耳對人言貧意欲何求對人言

廉可恥孰甚先儒固有是言也

問白曰部而無其

徐原一刑部題名記云天下人命係於刑部一官自古臯陶爲士終身不遷其官若漢之于定國陳寵何比干皆冢世治律明習法比故吏不得因緣爲欺今部掾吏長子孫其中輕重之例惟意所擬居官者對案茫然但僥幸無事速去而已夫一案之誤動累多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不惟其時之久暫也梁統以重刑一疏而禍湛門族路溫舒求尚德緩刑而子孫顯宦殃慶之積不待久也且身有去留名姓不滅百世而下悠悠之口誰復相借乎

田綸霞雯白雲司引議云明刑弼教之衰而刑至於不勝用司刑者又復以私意行之內設成心則執此規彼概擦一切之法外徂故牘則便龔憚更莫開一面之網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或持姑息以惠奸宄上則視堂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見甚且分牒便了而不察事情之曲折立判稱捷而不知訟端之原委出入顛倒與吏爲奸飢寒痲斃沈滯不問犯者旣已服辜必令妄及平民以爲誅求之計罪人不卽流決必令廣攀富戶以爲賄囑之媒固圉柎楊之間白日暗而無光長夜漫而弗且豈不大可歎哉

阿文勤公方燕居文成公侍立公仰而若有思忽顧文成曰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皇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尙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爲諸曹郎述之

官中以夾棍爲大刑不可輕用更不可誤用余在樞直屢
派秋審處讞獄外任府道三筦臬篆皆極刑名繁重之區
未嘗一用此刑亦無不結之案也嘗讀陳慶門仕學一貫
錄有云夾棍一物原有不得不用之時不過欲取確供耳
初審狡展不妨屢呼要夾而其難其慎不肯卽夾三木之
下動關人命堂上一聲催刑衆役奮力受之者魂飛魄散
氣蔽血壅卽有供吐昏迷之中隨口強應亦難確鑿惟平
日於行刑之人明白指示如不得已必須用夾不得遽收
先就情理反覆窮詰此時問者之狼狽着急較受刑之人

爲更甚如不從實供吐姑催收刑但一收止三四分又再
反覆窮詰此時官府審問本犯呼號行刑者又須暗暗鬆
放如仍狡展再收亦不過二三分一放一收痛則有之而
不至傷人且使神魂清白語言不至混亂此時供吐方爲
確切可以定讞耳不獨大刑爲然卽行杖亦不可忽罪當
杖者亦視其人氣體壯健足以當之而無傷性命者然後
如法杖責凡行杖時官須停閣審卷亦不可別有問答惟
注目凝神以觀受杖之人一則視其人能受與否倘不能
受量減數杖杖雖減而法已盡一則防行杖有任意重責

要害毒打一處之弊也如專用板頭專打腿灣

趙歐北翼簷曝雜記云往時軍機大臣罕與督撫大吏相

接者前輩嘗言張文和公最承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

值百金者輒卻之訥親人雖苛刻而門庭峻絕無有能干

以私者至傅文忠為首揆頗和易近人矣然外吏莫能登

其門督撫皆平交不恃為奧援也余在汪文端第見湖撫

陳文恭伴函不過獐錦二端閩撫潘敏惠公同年也餽節

亦不過葛紗至軍機司員非特不與外吏接即在京部院

官亦少往還余初入時見前輩馬少京兆璟嘗正襟危坐

有部院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同

直中有與部院官交語者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敢置一

詞云按今之軍機即唐宋之樞密義取慎密所不待言然

珥筆其間者非實有通敏強毅之才則不足以言稱職若

才望遠遜前修但以華資捷徑相誇尚如王暢甫苞孫所

云其人而自軍機來者處士大夫夫間徃徃衣冠笑語望而

可識則官不足以重人而人更不足以重官矣

余初選庶常日侍先叔父太常公問詞林故實適有同鄉

新孝廉謁公稱為老前輩者公面斥之曰京朝官之老前

輩各有專屬非爾所得混稱也時余亦偶誤稱某公爲先輩公亦斥之曰唐人稱應試舉子爲先輩今無此稱何得信口混說因云汝亦知前後輩之稱不特翰林爲然乎凡內閣都察院吏部禮部國子監及軍機章京皆有此稱若他衙門則不爾也余問其故公曰前後輩之稱僅次於師弟子一間故稱人爲前輩者自稱曰學生見於文字者亦稱後進稱後學猶之稱弟子稱門人也所以然者館閣職專文字以製作編纂爲能臺諫意在建言有敷陳啟沃之責吏部則澄敘官方必銓衡之允協禮部則典司三禮綜

貢舉之大權國學則陶成士類官而兼師軍機則潤色王言清而且要此七衙門末學新進非奉老輩爲楷模得前修之指授不能悉其肯綮觀其會通若此外各衙門則刑名錢穀戎政攷工皆有例案可循吏胥並能言其故毋需乎請業問難之煩故功令凡各部院官遇有捐輸新例悉許納贖而惟此七處非由正途出身及引見除授者不能入然則爲後輩者誠宜執弟子禮甚恭而爲前輩者亦必求所以無忝爲前輩也

呂新吾云行中書省與中書省相表裏秩皆二品至崇重

也爲朝政橐籥爲外僚領袖主持風會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名其司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威惠使承其流而宣布於一方督撫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訪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所推行推行此政故元人艷之名曰外政府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也止知爲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爲職終日以收放爲事以此畢承宣布政之職不小之乎其爲藩司哉

又云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蓋癉惡之司也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爲外臺彈壓百僚震懾羣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而事權俱歸兩院矣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之謂何但以刑名爲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耳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爲刑曹何按察司獨專謂刑名乎夫宋人謂之天垣執法人代閻羅若但崇長厚百無聽聞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樣署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之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實我自失之矣

阮吾山嘗言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真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洪氏甥書曰尺璧之陰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爲棋酒財公私皆辦爲京官者宜味此語按山谷之語余在京日曾仿行之自外宦十年棋酒二字竟束之高閣非不爲也實不暇也竊謂外官過日須以五分之三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將息其於棋酒實不相宜蓋余所任皆極繁劇衝要之區故無暇旁及或僻簡之地竟可不廢棋酒者亦未可知乃有謂外官卽讀書亦不相宜者則

俗吏之談可置之弗論昔李文貞言各省大吏多以優伶爲性命無怪其然卽吾輩之幾本書也不爾政事之暇如何度日則此語又可深長思也

陳文恭云官場陋習上下衙門終日忙追究竟實在及民者甚少官有事於民而民反不之知民所切望於官官又不之知且有名雖奉行實未曾行者總由上司以轉行爲了事州縣以發房爲了事卽出告示亦祇在城門通衢遠僻士民何能徧觀盡識出示之後官又全不照應及至士民或有違犯不曰事不可行則曰民不肯行而不知其先

實未曾行也大凡有益於世之事其始也不能不有所難
迨其後又不能一無所累畏其難懼其累必至視天下事
皆可以已不但已不爲且勸人之不爲且忌人之或爲見
有爲之者則又卽其小疵以議其大醇使卒無以自解此
所以驅天下之人皆趨於苟安自便之一途而鮮有人焉
出而任天下之事也

今天下治亂之故惟州縣與百姓一關至爲緊要不獨貪
廉爲小民身家所繫卽勤惰明昧之間緩急寬嚴之別亦
爲小民休戚所關余友謝退谷嘗言天下最要之官惟有

兩員在內則宰相在外則州縣而已學者果有修己治人
之術恫瘝在抱則不爲宰相必爲州縣蓋宰相所措置者
在天下州縣所措置者在一方也至於目擊生民之疾苦
實能爲之興利而除害則宰相有不及州縣者矣

一州一邑之中可與州縣相助爲理者惟教官而已今天
下府教授一百八十餘員州學正二百一十餘員縣教諭
訓導共二千六百餘員顧名思義則教化之源應由此起
明初每選上舍爲郡邑師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
馴至九列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其初則不過稱

職而已今則不覈其才望不責其訓課以學校爲卹老憐貧之地以司鐸爲投閒置散之官甚至索贄見勒節規而不復問教學何義論訓何事爲州縣者遂從而外之此庸惡陋劣之譏所由來也謝退谷教諭語云有問於余曰今之教官苟營糗糒不以秀才爲魚肉已可謂賢而子獨以學術自任終亦無有能知子者若何余曰安能以彼之不知而易吾之志又安能以人之不知而棄吾之職乎嗚呼今之爲教官者其亦有聞斯語而油然興起者哉

牛階平

運震

云墨卷家揣摩之訣有典顯淺三字僕爲縣

官亦謬效之有三字拙謀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於自奉量入爲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簡者令繁則民難遵體冗則下難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拘執毋聽陋例毋信俗諱儀從可減減之案牘可省省之當無日不與百姓相見差與之齊而訊其苦樂惟求一切便民雖驅世笑我以黃老不顧也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豪強在國將吾何奸吏在衙將吾欺入一錢乙諸簡得無納賄施一杖榜諸冊得無濫刑今日去官吾倉庫不畏後任明日還鄉吾心跡可白友朋此

則所謂檢耳

謝退谷以司鐸終其身未嘗一日膺民社之責然所論服官利弊則直如過來人語如云做一日官卽當爲百姓籌百年之計不得稍存不久之心存不久之心則諸事苟且不成爲官矣至於錢穀帳目冊檔文卷則宜處處斬截時時日日皆可交代蓋所存者百年之心難保者一日之事賢者居官今日要去便去明日要行卽行豈可有葛藤餘累哉 又云爲官以理財爲急初到任卽須詳察此缺每年中錢糧出息若干廉俸若干爲人數又細察每年各項

酬應若干差使坐派若干幕賓束脯若干家計食用若干爲出數以入數抵出數僅敷支給更無盈餘則須於出數中力爲裁減硬立鐵定章程必使有餘而後可

袁簡齋由詞垣出爲邑宰有循吏之目所言皆本閱歷非同泛泛官箴也嘗言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亦不能治胥吏惟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壅遏則若輩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何弊之能爲且夫用

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又較家丁爲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衆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卽令某甲喚某乙豈不省需索而免稽遲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政者動曰嚴胥吏夫胥吏卽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彼嚴之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然試問所舞之文判行者誰乎加印者誰乎彼舞而我亦隨

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檄吏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曰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訟牒雖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待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匪之併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

枝節不多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此胥役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贓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不懼於始而感於終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稟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訊期也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及差某役皆空之而待親裁彼胥吏何權焉於胥吏又何誅焉 又云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

不使其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轉不足以懲惡以為吾既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又何懼哉要知刑具而必部頒之亦無庸也彼衣冠孱民加細荆而呼號不勝何事於部頒之具積蠹大猾其筋骨皆習鍊之餘當巨梃而含笑囊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為其畏刑者雖應笞亦宜寬省以洒其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於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况四十耶庶懼心生而惡念除矣 又云凡判尾必親書讞非炫才也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

衆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輕置人於獄所以清狴犴而妨襍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所以免捉搦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悞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句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惑勿交鎖鍊於胥役當用者如朱墨圍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於典史必驟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糧之剋扣對簿之人宜分爲六而臨事料量之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

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戚屬投明不許匪徒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贓之可裁也觀南史傅炎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存乎人矣

陳慶門云州縣親民之官非特貪酷足爲民害卽拘謹之流未嘗不潔清自好而暗昧不明優柔不斷識不足以剔弊力不足以懲奸彼雖不貪有代之而吸民膏者有代之

而戕民命者其與貪酷害民無異且百為叢脞諸務廢弛
反不若貪酷者流猶能理煩而治劇所謂廉而無能不若
貪而有幹古之人誠有慨乎其言之也

王犀川士俊云紳士耳目也無耳目何以納益幕客心腹

也無心腹何以論思佐吏股肱也無股肱何以集事然不
先之以知人則招權聚賄官為孤注矣不歸之於獨斷則
坐嘯畫諾官同木偶矣有用人之識與才而後可以用人
不然非用人也用於人也至於肘腋之間隱然為奸莫如
家僮莊以泄之慈以畜之尤當明以燭之嚴以防之易曰

機事不密則害成其御僕之謂也歟

昔人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猶分撫字催科為二事也
余以為欲催科必先撫字撫字盡其心則催科即撫字之
一端事可不勞而舉余官東南時每持此論以訓飭牧令
等蓋信者半不信者半嗣讀趙清獻廷臣康熙初奏疏則
已先我而言之矣其詞曰夫征糧之法至不一矣苟能寓
撫字於催科即百姓受其福是故加意百姓之有司必於
催科致其殷勤加意有司之督撫必於催科試其賢能蓋
催科不擾其餘可知也抑催科不擾其餘皆可不問也今

誠欲得其人與法而行之戴星而作秉燭而息事事精察
戶戶詳細此以勤補拙之法可行也流水紅簿必用親手
甲乙完欠毫忽經心此不假手之法可行也里有總欠戶
有散欠臨比分別洞若觀火此澄清完欠之法可行也臨
比之時按部而稽如欠多者赴比自無受賄之私欠少者
應卯必有賣放之弊此絕禁大戶避匿之法可行也民無
多力數太多則交納不及限太勤則奔馳不遑宜減卯而
寬比勿濫比而增卯此畱餘力與民之法可行也民無多
積分限而比先見征後帶征此用一緩二之法可行也本

省軍需鄰省協餉解院項下約數先征俸薪工食可緩且
緩大凡存畱可緩且緩此分別先後之法可行也禁絕差
擾城有歇保則除之鄉有坐催則撤之一酒一飯無不爲
閭閻節省人未有不交納恐後者遇殷戶大戶盡數先交
者量給獎勵有相率而傳惟恐趨納不勇者矣遇窮民小
戶有穀帛而無售有鷄豚而待市或代爲設法或曲示變
交有感激流涕因之相勸全完者矣此又催科而兼撫字
之法可行也夫急公好義人情皆然若止以箠楚爲能使
民間重利借債減價賣產錢糧雖完而地方則壞矣

陸桴亭

世儀

云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君有過臣諫之父
有過子諫之獨爲長吏令一邑未聞闢一言路令羣下得
言其過失近爲民父母而矯亢反過於至尊無拒諫之名
而有弭謗之實誠所不解今後吾黨有得第爲縣令者必
尊禮有道祈聞得失月朔必置一櫃令士民投紙櫃中言
我一月中過差庶無冒昧妄行之弊耳

劉橫詩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沈迷簿領間回回自昏
亂陸機詩終朝理文案薄暮不妨眠文人性畏簿書古今
同病但旣入其中便當平心靜氣不可治絲而焚朱子嘗
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
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是也

孟瓶菴師云世之俗吏有承委而不必盡心者然猶不敢
明言也元微之游三寺詩自敘云道出當陽奉命錄視縣
囚牽於游行不暇詳究詩云會緣稽首他方佛無暇精心
滿縣囚噫國家安賴有此人哉此則小人明目張膽自許
顛狂者吾輩讀書人斷不可如此鄉前輩黃莘田先生詩
人也在粵東歲暮慮囚詩云情有可原惟勿喜生求不得
豈含冤我來敢學疎狂吏舉板看山出寺門

今之巧宦有所謂不踣泥者最爲可鄙無論事之大小總當先以是非爲衡而後計利害又當先公家之利害而後計及身若全不爲百姓受過爲同官分過爲上司擔過則一事不能行矣故范文正公嘗言凡爲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真洞見癥結之言

顏氏家訓載崔元暉母盧氏嘗誡元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官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

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汝今坐享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覆地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爲不孝矣

北窗炙輠曰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己則貪在公家則聚歛它罪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大夫之列今人或有用處身最廉然掎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歛以期貴顯此劫盜也

漢相朱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罕見其面古今自有此一等官情深重之人除作官之外一無所好反似蕭然無欲者然博後卒自殺大其易知乎哉

茶餘客話曰今官府出行列肅靜迴避二牌亦辟人之義王陽明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劉忠宣大夏爲督撫凡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字樣但夾單帖具名另用副啓開陳事宜末後親筆填大夏頓首四字是皆前人艷稱爲美談者其實此等舉動全是容

氣非立異卽沽名非素位之義也

李文貞云立朝柄政者苟非大賢與之交好比附未有不爲所累者故仕宦以孤立爲安身的是名言

吉人遺鐸曰屠赤水先生嘗言終綱曰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內請致仕者惟唐杜佑一人請老者惟漢疏廣疏受二人甚矣見幾之難也

龐非敏籍知定州請老召還請不已或謂公精力少年不逮至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至厭棄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按古人進退自有恰好

之時李文貞嘗言士大夫老自當退天地亦有休息時寒
冬至物都凋枯此不是無用却於生物有功古者憲老而
不乞言但觀法他的模樣並不敢勞其言語原有此種道
理如老臣致政之後天下仰其德望何嘗無裨乎此則又
進一解矣

朱子發震被召問出處之宜於胡文定文定曰子發學易
三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詢究至
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飢飽寒溫必自斟
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方靈臯云衆人之於仕宦常逐逐而不休者上不求所以
自致於君下不思所以塞望於人而惟其身之利焉故搯
之則慄舍之則悲君子難進而易退非以爲名也所見者
大故其進也常覺其志之難稱而其退也如釋重負然昔
歐陽公生北宋之隆遭時行志功見而名立自世人觀之
不可謂非仕宦之滿志者矣及讀公思穎詩然後知公之
胷中固有欲然不自足者也

今民間作事多以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其說不知
始於何時或謂此三日卽河圖中宮五數爲君象故庶民

避之而居官者又有正五九月不到任之忌按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武德中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饗士多避之緣方鎮到官必大饗將校以此三月禁屠宰故不用今外任無饗士之禮此三月又無屠宰之禁又何忌焉况今京官除授卽日履任卽外省督撫兩司陞調有奉 旨不必進京者亦須卽日履任又豈能遷延至旬月之久乃京官不忌而獨外官忌之外之大官不忌而獨庶官忌之又何說乎

退菴隨筆卷七

福州梁章鉅編

政事一

先儒言道學政治不可使出於二蓋治天下國家而不先自治其心則必不能無私而愛憎取舍必不能大公而至正然亦有自恃其心之無私而吏治賢否民情苦樂不能洞徹無壅蔽而措注不能以悉當者故又須學以濟之恭讀雍正十三年

上諭云朕閱督撫叅奏屬員及題請改教本章每有書生

不能勝任及書氣未除等語夫讀書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備載於書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成王訓其臣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又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人不
知書則偏陂宅衷操切處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藥者若州縣官果足以當書生二字則以易直子諒之心寬懷惠愛之政任一邑則一邑受其福蒞一郡則一郡蒙其庥朕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朕自幼讀書宮中講誦二十年未嘗少輟實一書生也王大臣爲

朕所倚賴朝夕左右亦皆書生也若指屬員之迂謬疎庸者爲書生以相詬病則正伊不知書所致而書豈任其咎哉至於書氣二字尤可寶貴果能讀書沈浸醞釀而有書氣更集義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氣人無書氣卽爲麤俗氣市井氣而不可列於士大夫之林矣是書氣正宜從容涵養以善培之安可勸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爲病乎聖訓煌煌道學政治一以貫之矣

蘇文忠作田表聖奏議敘曰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

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此數語酷似董江都賈長沙魏鄭公陸宣公口氣爲近臣者宜三復斯言

大臣之職莫大於以人事君故薦賢宜受上賞司馬溫公有薦士錄自至和逮建甯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見牟巖陵陽居士集呂正獻公嘗薦常秩後稍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甯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見吳曾能改齋漫錄古人爲國求賢之心誠篤懇切如此後人身家之

念重而忠愛之意薄有大臣終身不薦一人而轉博公正之譽者夫仲弓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子游宰武城夫子但問其得人聖門之教如此邑宰且然况大臣哉

尙書言學古入官魯論言學優則仕古之人未嘗不學而仕者子路以子羔爲宰孔子以爲賊之鄭罕虎欲官尹何子產以爲必有所害賊害之從乎人者不足惜而傷於政者將不可挽矣吾友程春廬同文嘗言民之難治甚矣而

皆根於無教誠不以民之愚賤而忽置之教民勤儉則可以足衣食教民禮義則可以省獄訟教民孝弟忠信則可

以使之尊君親上固結而不可解然則天下有不教之民豈有不可治之民哉夫官者以教民爲貴者也而民之有不教者何以故亦不學之咎耳故學而仕則可以治民而不學者反是此自然之效也夫正其本萬事理人才者政之本也學者人才之本也若夫道德爲先文藝次之此又學之本也哉

魏叔子云考覈人才繩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韜畧學刑者考其律例最爲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強弱之大勢斷

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強於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循名責實之術反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

申公謂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此兩語雖結實其理尙未賅備所謂多言自專指條教號令之繁說若夫一政之源委一事之得失尙不經講求辨論反覆詳明如何行得去卽如堯舜禹湯之道至文武時已極明備乃周公猶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以此知力行二字猶是後半截工夫也

億少時侍先通奉公讀論語公曰仕而優則學謂仕雖優不可廢學也學而優則仕謂學必優而後可入仕也總見學之不可以已也余因舉昔人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之言公云此語似是而非今文人於通籍後徃徃以此藉口甚不可也無論官翰林者以文章爲職志當終身精益求精卽六部曹司每日有應定之稿案閒時有應擬之奏議既係出身科目豈得謝曰不能若翰林而供奉內廷部曹而入直樞地則尤不能不與文字爲緣倘皆手鈍如椎如何應付得去推之外省各衙門似乎抗塵走俗矣然使詳稟不足以聳動上臺示諭不足以彈壓百姓函札不足以感孚僚屬一一皆假手書吏藉重幕賓而本官不能建一議改一字詎不形同木偶所尤可慮者身居臺諫不抗疏不可抗疏而不密尤不可勢必自竭心力而爲之乃文筆繭弱識見膚庸一登邸抄萬目難掩平生底蘊盡軒豁呈露於字裡行間而本人方自以爲洋洋大篇煌煌奏議可笑可歎莫此爲甚然則不學而仕仕而不學其弊將至於一步不可行敢曰此事遂廢哉

謝退谷亦嘗言文字爲居官緊要之用有不可全賴幕賓

書吏者假使文字不得力雖有良法美意不能自達於上
下四旁而奸宄亂政之徒得以施其毀害之術矣按退谷
之言是矣而亦未盡也當官文字有應詳而失之畧者往
往一二語之漏一二字之疎雖事後百計彌縫補苴終覺
費手亦有應簡而失之繁者或因反復而招疑或因絮聒
而生厭或自晦其指歸所在或轉開指摘之端凡此皆於
政體有礙而幕賓書吏轉可乘間而舞文者是尤不可以
不慎耳

告諭之文必先設身處地而出之纏綿愷惻然後足以動
人今人於此等文字不論理而論勢非曰言出法隨卽曰
決不寬恕滿紙張皇全無真意官以挂示爲了事而民亦
遂視爲貼壁之空文矣余最愛王陽明先生當官告諭之
文直如教誡家人子弟其諭涖頭巢賊一篇尤爲警至其
詞曰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本欲
卽調大兵剿除爾等因念爾等巢穴之內豈無脅從之人
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
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遽爾興師剪滅是亦近於
不教而殺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

力强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皆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憤恨切骨誓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乃必欲爲此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

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爾之理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爾等尋一生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所生十子八子爲善二子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子得以安身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

欲備殺二子不得已也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乃父母之本心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警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剿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能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旣往之罪若習性已成更難改動亦由爾等爲之吾親率大軍圍爾巢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亦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矣嗚呼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嗚呼痛哉

呂新吾云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須審事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邪爲者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蓋恒情多暗於遠識小人不便於已私羣起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

又云簿書所以防奸也簿書愈多而奸愈黠何也千冊萬簿何官經眼不過爲左右開打點之門廣刁難之計爲下屬增紙筆之孽爲百姓添需索之名舉世昏迷了不經意以爲當然一細思之可爲大笑有識者但裁簿書十分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

李文貞云書吏實少奸人然欲天下太平必先此輩孟子說班爵祿却自庶人在官者始漢家吏治曹掾得自辟用最妙此輩都用讀書人從下面好起不相欺事便易辦否則上雖嚴明終有覺察不到處顧亭林云天子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爲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

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可懼也大抵吏胥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誠能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濶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升而狐鼠退矣

又云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矣抑士子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鑒

別不過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榜出抄錄舊作幸而得雋者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以爲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謂宜以五經文爲第一場四書文爲第二場五經卷帙旣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爲八股之文不得諉爲未習如此則研經者稍多而剽襲雷同之弊庶其稍息乎

古人良法美意惟其實不惟其名今人有終日奉行而習焉不察者甚可笑也卽如論取士者輒以爲當復鄉舉里

選之法不知今日士子應試紳宦赴官無不須隣里保結者非卽古之鄉舉里選乎保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干繫甚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士紳而無身家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鄉舉里選何以異是苟就此一端而核實行之如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亦難進取而聰明才辨之士將亟亟於富貴利達之途雖欲不勉爲善而強寡過得乎

掌書院講席者謂之山長其名自古有之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本道爲洞主掌其教授賓退錄載蔣維東隱居衡嶽從而受業者號山長蓋山長以衡山名猶之洞主以鹿洞名宋大中祥符間嶽麓書院山長以行義著此則書院之山長也山長亦稱院長嵩陽書院王曾奏置院長是也亦稱山主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於朝乞楊棟爲山主是也近時山長有以本學教官兼管者亦自古有之宋史理宗景定四年何基爲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璣爲建甯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是也然未有如今日之舉貢生監以在家遙領爲故常者更未有如

近日江南以書院爲市惠應酬之具每縣薦至十餘人小縣至少者亦三五人皆不必赴館其名皆謂之食乾俸此則無益於士子有損於縣官受者傷廉施者傷惠誠不可不革之頽俗矣

明宏治九年遼東王雲鳳爲禮部祠祭郎中請天下府州縣學校悉立名宦鄉賢祠遂爲定制見明史藁至續通考載直隸提學御史陳子員請郡邑學宮名宦鄉賢之秩祀皆當屬之提學官別衙門不得越俎明會典載萬曆二年令各撫按釐正名宦鄉賢祠有不應入祠者卽行革黜立

法之初嚴慎如此近日未免冒濫余在禮部每歲彙題疏稿無不畫諾竊見長貳及同人皆以善善從長爲主多准少駁亦一時風氣使然按野獲編及堅瓠集各載成化中給事王徽將卒屢戒其子欽佩曰鄉賢祠甚雜亂吾恥居其中切不可入又宏治中劉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封翁入鄉賢劉謝之曰吾郡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卓哉二公可以風世矣

災異之來除却恐懼修身並無別法無事推測更無事禱祈居國如此居家亦如此後漢書楊賜疏引周書云天子

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唐書五行志云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爲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此段議論足破京房諸人穿鑿附會之病

李文貞云西人歷算比中國細密但不知天人相通之理如古人說日變修德月變修刑西人便說日月交食五星凌犯乃運行定數無關災異不知天於人君猶父母也父母或有病飲食不進豈不是風寒燥濕所感自然有的但爲子孫者自應憂苦求所以然之故必先自反於身或是觸怒致然否則調理不周所致因而徬徨求醫斷無有說疾病人所時有不須管他之理無論天子卽督撫於一省知府於一郡知縣於一邑皆有社稷民人之責皆當修省卽士庶以至卑賤似不足以召天變然據理亦當修省如

父母怒別個兒子時凡爲兒子者俱當畏懼父母斷不因其畏懼而謂我本怒他於爾無與而反增其怒者通天地人之謂儒楊雄謂知天而不知人則技西人此等說話直是陰助人無忌憚天變不足畏之說耳

舜典言刑實在正當至夏殷則有孥戮之語惟文王一以堯舜爲法故曰罪人不孥若無孥者何消說不孥乎

新唐書刑法志載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詔罪人無得鞭背按漢書刑法志孝景中六年定箠令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殆漢以後復笞

背至唐太宗又改爲笞臀耳

今法於五刑之外又有凌遲之刑其名始見於宋史刑法志嘗讀陸放翁奏狀云伏覩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謂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有滅人之族掘人之冢墓者亦將滅其族掘其冢墓以報之乎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用肉刑

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謂非肉刑杖背不足以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仁之爲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增國家之福乃知此刑昉於五代非古人意也

程春廬云重典之說見於周禮先儒有以爲周秦間晚出之書非周公所手定者有以此語爲劉歆所竄入以佐莽者皆不可知要非古聖人之意也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語士師亦以道失民散宜於哀矜蓋春秋之時禍變已極誠可謂之亂國而孔曾之言如此則重典之無所

施於世亦審矣

牛階平云當官治民要通盤打算與其輕刑十人而不足懲不如重處一人而九人畏是懲一而恕九也

顧亭林云周禮士師掌邦之八成七曰爲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子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人無有淫朋比德文王之作易必曰渙其羣元吉也

王爾緝心敬云前代議選法者曲生防範設爲本省人不得官本省之例其意專爲防弊耳究之所防之弊有出於所防之外而中間隱伏弊端爲國計民生吏治之害者匪淺其弊云何以極南之人遇極北之缺以極東之人遇極西之缺仕途來往費已不貲債累滿身雖欲以廉莅官而本心不能自遂其弊一也吏爲士民師表宜敦崇孝道以爲風化之倡今如兩親已老更無昆弟一選遠地卽平日至性天成之士不能不違其初心而離親長往當亦非國家教孝之道其弊二也一選遠方語言不通情形不熟

雖至明者初至必難洞悉是官與民俱受害其弊三也南北風氣迥殊一選遠地往往飲食起居不宜本官長途跋涉勞而無益有去以十餘口而歸僅四五口甚且有本官不免者則害在本官之身家其弊四也路途旣遠行程必淹卽不免曠時廢事則害在公家之職業其弊五也一選遠地新舊相接斷不能一一交手中間添一署事之員卽不免隱滋弊端則害在地方其弊六也本衙胥役有遠接虛耗之費則害在胥役其弊七也若屬在大吏夫馬騷擾更不可言則害在驛遞其弊八也今若依三單之法而善

行之諸弊可以立去何謂三單如天下原分十五省卽以十五省分爲南北中三單北單盛京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中單江南浙江江西四川湖廣五省南單雲南貴州福建廣東廣西五省除督撫特差邊將重任司道府尹大僚但論材識不分南北外其餘文自五品以下武自四品以下三單各自論俸不得以極南人任極北缺極北人任極南缺惟中單盡可通融然通融者亦止於千五百里至二千里爲度庶幾公私盡便中間暗收無窮之利試觀本朝滿人皆仕盛京各省武科與行伍大小武員本

省皆可試用亦未聞盡屬扶同徇私情法拘礙而鄉遠地遙之員亦未必盡免扶同拘礙之弊則卽盛京而天下可推矣卽武員而文員可推矣卽前事而後事可推矣又如教官除本邑外隣邑便可除授至遠止宜以五百里爲度蓋教官許任本省已爲切近情理之良法然作教官之人往往年踰少壯而如陝西之境自潼關至肅州五十程中間又無水程舟楫之便以徒老寒儒鞍馬驅馳路費浩大亦覺難乎爲情卽陝西而各省可推矣

鄭蘇年師云今朝廷所設官司廉俸一切銀兩非扣俸

即公捐非部規即私例有名無實百不一存然而官之室家賴之親友賴之僕從賴之而且以延幕賓以恤丁役以奉上司以送迎賓客僚友而又有歲時不可知之費計其所需豈止一端昔東坡有云士大夫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今即不敢言為樂然使一切費用艱難節涇困苦拘囚已非治景况勢有迫於無可逃而其用實無所從出官司自俸廉而外一思展拓何一非侵漁刻削之端事出於不可奈何而復欲以法繩之是何異於坐之鮑臭之肆而譏其薰染之不馨登之部色之

場而責其嘖笑之已苟乎竊思古者自君卿大夫皆有采地士庶以下皆有授田其所授者必使足供其所費上下各得其所彼此可以無求而後責其盡心宣力以事國家魏晉以下此風未廢正史所載猶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之名晉書陶潛以官田種秫宋書阮長之以芒種前一日去官此皆公田之證唐宋以下間存其制元史至元元年八月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明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其後不知何時始收職田以歸之於上而但折俸鈔其數

復視前代爲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今若能復古制隨地損益行之畧如教職之學租書院之生息庶亦清吏之本務而養廉之良規歟

論語言謹權量審法度成周開國之政莫先於此其於天下則有五歲一察之典虞書所謂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有每歲再察之政月令所謂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降至後世權量丈尺隨地而歧一權也旣以十六兩爲斤矣乃民間又有十二兩稱十八兩稱及斤半稱之殊旣以庫平爲準矣乃民間又有京平

市平曹平廣平之別一量也旣有部頒之官斛矣乃又有倉斛舖斛大斗小斗之異一尺也旣有部定之尺矣乃又有京尺家尺裁尺工尺之分名目愈紛詐僞愈出甚至田畝之數有以五尺爲步者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爲步者有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爲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爲畝者有以一千二百步爲畝者在下者奚所適從在上者憑何稽察乎顧亭林嘗言後漢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簡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口不實下獄死隋書張昺爲冀州刺史

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爲常法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

生財之道不外開其源與節其流今日財源之竭甚矣雲南之銅年年缺產何況金銀則惟有節其流而已而今日之耗金銀且愈甚卽如豪家器皿無不用銀者矣然猶有銀存也乃至以中國之銀易外洋之物而一去不復返矣然猶有物存也乃至以中國之銀易外洋之錢而暗中之耗不可問矣相傳將洋銀銷復爲銀其銀色水必低一二成乃至以中國之銀易外洋之鴉片而耗中之毒愈不可問矣且不但銀也婦人

之首飾無不用金者矣然亦猶有金存也乃至佛像之塗飾寺觀之裝修日費一日矣甚至店面之招牌用之門樓用之人家之門匾用之廳聯用之吉事之屏幃用之凶事之聯軸又用之畫家之設色用之書家之牋絹聯筆又用之一銀器也有貼金又有鍍金一漆器也有描金又有堆金一蟒袍也有蹙金又有織金蓋今日民間之耗金較之耗銀爲尤甚也昔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不若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耳曰知錄歷考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

傳管融大起浮屠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使尙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於五級大寺內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卽箔字十萬翻修法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幃五代史閻世家王昶起三清臺

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眞宗作玉清昭應宮薨棋欒楹全以金飾所費巨億萬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又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二千二百四十兩此皆耗金之事然猶不過宮殿寺觀之用未至如今日民間之踵事增華也今欲逐事逐物而禁之則不勝其擾竊謂但嚴金箔金泥之禁則其弊亦當以漸而輕金一爲箔卽不可以復爲金泥由箔而成無箔則泥無所出考南齊書

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爲箔宋史眞宗紀大中祥符元年亦曾申明此禁仁宗紀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紀元祐二年禁私造金箔劉庠傳仁宗外家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金史世宗紀大定七年七月禁服用金絲其織賣者皆抵罪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此皆載在史冊倘仿而行之則亦節流之一端且未必無裨於風化也

陳仲魚鱸云古言國奢示之以儉今日風俗之弊非徒禁其奢已也必先去其邪夫居處之雕鏤服御之文繡器用

之華美古之所謂奢也今則視爲平庸無奇而以外洋之物是尙如房室舟輿無不用玻璃衣服帷幙無不用呢羽皆洋產也甚至什物器具曰洋銅曰洋磁曰洋漆曰洋藤曰洋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紅曰洋貂曰洋獺曰洋紙曰洋畫曰洋扇遠數之不能終其物而南方諸省則通行洋錢大都自日本流求紅毛英吉利諸國來者內地出其布帛菽粟民間至不可少之物與之交易夫以至不可少之物而易其至無用之物有識者方惜其爲遠方所欺無如世風見異思遷一人非之不敵衆人慕之其始達官貴人

尙之浸假而至於僕隸輿僮浸假而至於倡優婢嬪外洋
奇巧之物日多民間布帛菽粟日少以致積儲空虛民窮
財盡可勝歎哉且也遠隔重洋舟楫往來多遭飄泊適遇
盜船每被其劫奪是內地之布帛菽粟反齎盜糧外洋之
珍奇貨物徒充盜用內地之商賈舟師每爲戕害內地之
舟楫桅檣盡付東流而憫不畏死之徒冒險以往蓋俗之
所尙利之所在故也夫民間誠不足責竊怪夫達官貴人
競相誇靡曾不慮其大爲風俗之害吾不知其何心昔袁
邵去濮陽令歸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高平劉整

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經日不自安魏
毛玠典選以儉率人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彼仁人
君子以身率物雖尋常車服猶使人不敢過侈况奇邪是
尙奢之又奢耶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
又曰闕執禁以稽禁異服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蓋大爲
之防如此有教民之責者必立法令以禁之制刑罰以齊
之使內地有用之物不得易外洋無用之物日月旣久去
邪反正尙見有用外洋服物必駭爲怪異之人則天下孰
肯費已之財干國之禁而招怪異之目哉

古之放債取息皆有限制漢書王子表旁光侯劉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免陵鄉侯坐貸穀息過律免則知古取息有律而重息之罪甚嚴也今赴銓守候者所假京債之息以九扣三分爲常甚有對扣四扣三扣者得缺莅任之初債主已相隨而至剝下不足遂借庫藏以償之欲求其爲良吏循吏其勢甚難則京債之爲害大矣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貲衣食稍足可責請廉從之我朝功令凡外吏出京者分別道途遠近許於戶部借支養廉亦是此意此非惟勸廉之意恤下之仁兼可以杜重息刻剝之風乃猶有爲債主所窘而不克保其官者重可歎也

乾隆四十八年之冬廣西永安州葉道和與岑照科場舞弊治罪籍沒江西省並其兄葉道中查封時道中爲撫州府照磨也明年正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從來緣事獲罪之人兄弟本不相及如因一人獲罪將其兄弟貲產概行查抄辦理未免過當若以未經分析

盡免入官則應行查封者皆得託言財產未分任意隱匿使貪吏子孫仍復坐擁厚資亦何以示警嗣後有獲罪查抄而兄弟未經分產者將所有產業據其兄弟人數分股計算如家產值銀十萬兄弟十人每股應得一萬祇將本犯名下應得一股入官其餘兄弟名下應得者概行給予以昭平允葉道和一案卽照此辦理着爲令蓋因道中兄弟未曾分產之故至嘉慶七年八月重申爲令仰見聖明之世大公至正無纖毫波及無辜也

茶餘客話曰恭讀

御製詩序曰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卽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旣不可行將以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畱資畫景與詩材大哉

王言非尋常儒生所能見及矣

退菴隨筆卷八

福州梁章鉅編

政事二

余在樞直每喜與程春廬談政事春廬以爲今日國計民生之困其故全在幣輕自前明以至我朝皆以錢與銀二品爲幣相權而行伏覩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之初民間百物之估按之於今大率一益而三是今之幣輕甚矣而官之俸兵之餉所得者幣耳民間如富商巨賈皆捺幣以逐利者也紳士吏胥僧道役夫奴僕皆以幣爲衣食者也

惟百工與農需幣畧少而闕之則勢亦有所不行幣輕而用愈繁天下無三倍於昔之幣有三倍於昔之用而取民之制如賦稅之入不能以其幣輕而益之至於國幣歲下雖循常則而有司竭蹶則必他有侵冒以爲取償卽如河工料價軍需口糧之屬已不能不溢於例矣然則幣輕而不足於用其病於國又必然之勢也夫幣者上之所制以馭天下之富然而其輕其重常轉移於下而上不能與之爭蓋古有以幣輕而更之者龜貝鹿皮大錢五十當百之屬是也古有以幣不足於用而益之者鈔是也數更幣

則民不信不信則不行驟益幣則百物騰貴而幣愈不重然則欲其幣重而足於用是當求之民矣蓋民多務本則幣日重民多逐末則幣日輕夫菽粟布帛齊民衣食之所資也民貧而至於凍餒皆貧於菽粟布帛而不貧於他然而賤菽粟而貴珍錯賤布帛而貴文繡於是百人致之以給一人之食百人作之以供一人之衣而此百人者卽其舍本而逐末者也故奢儉者貧富之大源也誠使工無作淫巧商無致罕異驅游惰之民而返之南畝令菽粟布帛之積所在充牣如是久之則百物之估當無不平者而幣

重矣。歷觀前史，當一代盛時，其幣必重。繼則日患其輕，則盈虛消息之理可見矣。

白太傅長慶集策曰：賦斂之本，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窮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

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糶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糶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輕重，使百貨流通，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為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夫多少為等，但書估價並

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
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所謂下令如流水之源繫人於
苞桑之本者矣

前明解大紳

縉

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

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
也顧亭林云愚以為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
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畧倣
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糶銀解京以
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

官府省敲扑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

按前明正統十一年巡撫直隸周文襄

忱

曾言各處被災

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
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
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蓋解大紳籌之於豐歲周文襄
行之於歉歲顧亭林則直以為常行之法留心民瘼者慎
勿失其時哉

顧亭林云華陰王宏撰嘗著議以為邊郡之民既不知耕
又不知織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

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爲師卽以民之勤惰工拙爲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爲之不煩程督矣又吳華覈嘗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協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艷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

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按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斲雕爲樸意亦可行之會乎

王惕甫云方今民困於浮收官困於幫費議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幫費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幫費去幫費必先改漕法今之漕艘所謂直達綱漕之善者也顧國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宿蠹窟穴其中通倉之需索大累於幫丁幫丁之需索大累於州縣督撫以浮收暫紓州縣而州縣卒未嘗紓也漕臣以幫費暫恤疲丁

而疲丁卒未嘗恤也通倉諸臣奮然欲去經紀花戶之需索而需索卒未嘗去也經紀花戶之盤踞於通倉者不得去則尖丁之蠶食於州縣者不能除浮收歲甚幫費歲增幫費愈增浮收愈甚於是有書役之挾制有紳士之包攬昔之浮收利於官今之浮收又害於官岌岌乎勢且不終日而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漢唐以來自轉般而之直達今何不可自直達而之轉般變之所極其機自至近歲駁般之設始爲偶行繼成常例不得已隨地置倉由是而天津有倉矣臨清又有倉矣是轉般之法雖未顯立其名實

已用之於北也今築禦黃埧恐誤江廣回空卽就清江增船駁運是轉般之法又已用之於南也日者 敕下諸臣別籌河漕兩利之策似專爲河工未就而言竊以河工天事也患之偶也幫費人事也患之常也天事無往不復人事有加靡已就使河流順軌漕艘暢行而幫費日增漕弊日出是上以百萬金錢治河而下又以百萬金錢治漕也治河河平而費止治漕漕在而費無終窮何不酌古之制權今所宜取唐宋轉般倉成法損益之不泥其跡而師其意古稱利不百不變法轉般之在今日豈徒利百已哉按

楊甫有轉般倉私說此其自序之文也前備考漢晉以後興廢成跡後分列十大端曰除衛籍曰裁衛官曰易漕艘曰省漕督曰建倉曰造船曰判職掌曰優俸精曰備災賑曰兼懋遷審勢度時旁皇周浹可見諸施行蓋轉般之法實托始於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程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說者以服爲納秸而服輸將之事善賈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聖王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故制賦止於百里二百里其四百里五百里不復言納者蓋不遠納於帝都但行百里

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夫三百里之民爲遠郊轉輸粟米力固勞而賦則省亦足見古者賦役不兩重之意然則轉般之法其來古矣

國家歲需東南漕米四百萬石而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之額幾及其半余嘗藩牧吳中畧知其數其每歲例給旗丁之運費爲銀三十六萬九千餘兩爲米四十一萬一千餘石計米折價直銀九十三萬六千七百餘兩共計給丁銀米二項需銀百二十九萬五千餘兩上之出於國帑者如此而下之所以津貼幫船者又不啻再倍過之官非

樂爲給也民非樂爲出也丁亦非盡飽厚利也以數千里之運河而過淺過閘有費督運催僱有費淮安通壩驗米又有費官民俱困名實不符曰甚一日伊於胡底物窮則變變則通而海運之說興焉以道光六年成案計之但動漕項正帑已足辦公舉百餘年丁費之重累一旦釋然如沈疴之去體誠當垂爲定制乃踰年而卽罷不行此可爲太息者也蓋海運之利非河運比 本朝之海運又非前代比江蘇之海運又非他省比而蘇松等屬之海運又非他府比乃議者每執河運費財海運費人二語試觀道光

六年一役海運果費人否耶而駁海運者猶曰盜賊曰潮濕曰侵蝕自道光六年一役諸無此弊而巧爲論難者又劫以通倉之措勒難以屯才之安置怵以南兌易而北卸難眩以漕政便而河防弛此則所謂存乎其人而非可因噎而廢食者也且道光六年之海運其優於元明者有三因焉曰因海用海曰因商用商曰因舟用舟蓋承二百年海禁大開水程之險易風汎之遲速駕駛之趨避愈講愈熟行所無事知北洋不患深而患淺故用平底沙船以適之知海船不畏浪而畏礁故直放大洋以避之以商運決

海運則風颶不足疑盜賊不足虞徽濕不足患以商運代海運則舟楫不待造丁舵不須募價值不更籌因利乘便事半功百此元代所未有也其優於河運者又有四利焉曰利一國曰利民曰利官曰利商蓋河運之費如前所陳上既出百餘萬米以治其公下復須百餘萬津貼以治其私海運之費則用公而私可大裁用私而公可全省實用實銷三省其二此又河運所不能也成效彰彰如是而猶有百計阻撓多方恫喝必使此途萬不再開而後快果何心哉今必不得已而爲變通之計則或將蘇松太二府一

州之漕歲由海運以爲常而改小江廣之重艘以利漕變通目前之河道以利黃倘亦補偏救弊之一道乎否則官與民爲難丁與官爲難而人心習俗囂於下黃與淮爲難漕與河爲難而財力一國計耗於上吾不知其所屆矣江南爲天下財賦之區而賦額之重亦甲於天下其始也賈似道倡買官田之說而增其額其繼也明太祖怒吳民之爲張士誠守城而重其賦其後也楊憲改一畝爲二畝趙瀛均官田於民田而民困益深遷延至今日積月累卽以蘇松二府計之較宋時原額增至七倍有餘較元時原

額亦二倍有餘約計蘇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其不均甚矣余藩吳五年日思此事嘗密與潘功甫舍人會沂籌議功甫爲言明宣宗時周文襄撫吳與知府况鍾會奏減官田之稅因田制之多寡酌量裁減蘇州減至八十餘萬松江減至三十餘萬時戶部責其變亂成法而宣宗不加之罪民困遂因以稍蘇今國家愛民豈但前明之比果能體察情勢力陳於朝未必不有變通之策余謂蘇松減賦在國初已經屢行近來蠲緩頻施國用不足若復議減誠有所

難惟前人有均賦之議但就各直省賦輕之地稍增之以抵蘇松所減之數要在他處不形其重在蘇松已利其輕而於國家之正額仍無所絀此議在今日似尙可行時功甫之尊人芝軒先生方爲大司農余亦適行巡撫事已屬功甫馳稟至京查開各直省賦額輕重細數以憑折衷乃京信未回而代者已至逾年而余遂謝病去矣此事與功甫往復商榷者月餘日至今猶耿耿於懷不能釋想功甫亦當爲慨然也

鄭蘇年師云煮海之利國賦爲最多而濱海之民資此爲

養者亦最多乃近代之制盡屬於商貧民不得與焉所市者此疆彼界各有分地分毫不能相借民情所便而地勢限之民力所任而官制束之富者擁利百萬侈侔公卿貧者欲負擔以求升斗之資渺不可得鋌而走險則嘯聚如盜官兵捕之刑獄滋多揆其所由特爲餬口之計實可憫惻然議者謂不如是則無以盈賦歲之額夫國賦不可減也而課法非不可通也竊謂鹽出於海猶米出於田米一稅之後卽聽其所之奈何於鹽必限之以人限之以地乎昔唐劉晏之治鹽也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

之鹽轉鬻於商人聽其所之其餘州縣不復置官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史稱江淮鹽利始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做誠仿此意而行之將使民之貧者富者遠者近者無人不可以爲商卽無人不可以自食其爲上無損於國用下有濟於民生是亦變通之一策也否則太平日久生齒日繁濱海之民無所得食必出於販私販私則課引必滯引滯則商疲商疲而歸官則病官商疲而請帑則病國商疲而舉富民爲商則又病民近日舉商之害亦已烈矣夫富人者貧人之母也不

殖而落之此豈治計之得也哉
日知錄載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此論鑿鑿可行邱仲深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稗稻來東吳爲證余於鹽法亦引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又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若如今日之法行鹽各有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行鹽地界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有不得不買私鹽之勢余嘗守荊州其地應食淮鹽亦嘗奉行巡捕之格而民間之販川私如故也細察其由乃知淮鹽從不能到荊州而川私順流而下其勢甚便其來甚多若必令民間不食川鹽則惟有茹淡而已蓋淮鹽聚於漢口由漢口逆江而至荊州千里而遙而有風浪之險由漢口逆漢而至荊州千里而近而水道紆迴又惟值夏漲可行春秋冬皆須盤運則淮鹽之不能到荊州實地勢使然而分界之始謀亦不臧甚矣

近人因嗾政之敝又有將鹽課灑歸地丁之議西北諸邊地間有行之者而其弊亦不可勝言吾鄉龔海峯先生官甘肅時論之詳矣其言曰鹽課歸於地丁足救目前之急乃一時權宜而非經遠之計也何則出課之民不必皆販鹽之民肩挑背負藉以餬口惟近地之民可耳其遠而數站或十餘站車載驢馱轉運取利則非有力者不能有力之家精於心計必不肯多置田產以避差徭廣畜牛馬賤積貴售小販皆領其貲本四出營運有利同分彼於國課分毫無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務本之農民代之納課

非重本輕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權不可以假人官不配鹽則無人爲之經理游手無賴之徒羣集其中趨利如鶩是縱之使爭積久生奸必釀事變其弊二也地瘠民貧之區勢不能免於拖欠其名雖不累官而其實官仍不免於賠墊豐稔之年尙可勉強催科一遇水旱死亡轉徙正項錢糧可以奏聞蠲免而鹽課必不能減斯時將仍取之民乎民必不堪將不取之民乎課從何出其弊三也當日各州縣分引之多寡並未嘗按照地畝之多寡通都大邑則多山僻小邑則寡非通都大邑之民食鹽獨多於山僻小

邑也行鹽雖有地界而四達之衢可以闌入他界銷鹽多故配引多山僻之邑無可通融銷鹽少故配引少今若歸之地丁則永為定額一成而不可變多寡不一苦樂不均其弊四也此法若行不過數年其弊立見再思變法其勢愈難則何如慎之於始乎

邵國賢寶云禹之治水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水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

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其有衝決之患宜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甯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尙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不及

通者附錄 卷八
臨清矣又恐壞濟甯不及濟甯矣又恐壞徐州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然則居今日而言治河賈讓上中二策旣未易施行則舍多穿漕渠分殺水怒別無善策昔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詔亦曰夏后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乃今之治水者舍賈讓救敗之術以爲迂而專從事於隄塞勞費無已妨運病民伊於胡底哉
古人只言治河後世始言防河賈讓之上策在漢已不能

行則在今人又豈有一勞永逸之策今日南河之難治甚於東河人皆知之海口之淤墊爲全河之害人亦知之余官河上三年細加體察如果海口初淤河身未墊則當專治海口今受病之河實不在尾閭而在中膈則當兼治河身時有議由灌河改移海口者又有議由射陽湖改移運口者皆經親加履勘而知其斷不可行者也至如混江龍鐵掃帚諸器具本靳文襄疏淤之成法當時用之於未淤之先自可使沙隨水去日起有功今用之於旣淤之後欲專恃此以蕩滌深通殊難見效又如對頭築埧以逼溜在

運河易於節制若黃河則難以施功逢灣取直以掣溜遇沙底可以挑成若膠底則難以刷透此亦曾經躬歷試行而知其實無把握者也此外唯有束水攻沙之法可以永遠遵循卽潘印川所謂以水治水者也或議增培隄身惟仗歲請金錢將黃河擡於至高之處而城郭居民悉在河底之下其勢何所底止然河隄不加汎水卽難容納此又明知其非釜底抽薪之計而不能不日從事於其間者也竊謂急則治標惟有預籌分派減流之路南河舊設分水閘埧最多往往不能暢消不但無裨河底之淺深而且立

增分流之淤墊求其洩水最暢而復能助清刷黃者惟徐州蕭南廳屬之毛城舖係靳文襄所建當時分洩黃流最爲得力其下注之水紆迴數百里澄清而達於洪澤湖湖水旣高則堅守山盱各河埧使專從清口滔滔外注徐城以下之漲水旣可分消而山安海防一帶積淤亦得全資刷滌惟埧座久湮迴非靳文襄舊制力加鈐束恐分洩仍屬不靈若必收暢消之功則湮沒近處田廬實所不免然較之王營減壩則害少而利多轉移之機宜實無便於此者唯在預先堅修閘門廣籌去路而已道光五年秋黃河

盛漲余曾有請開毛城舖之議衆皆難之以地非所轄不
能力爭憶吾鄉莊復齋觀察亨陽當乾隆初曾請開上淤
水道有自壅毛城舖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埧而鳳潁泗
各州壞壅車邏昭關等埧而淮陽上下河皆壞之論又有
詩云賈讓非無策其如未見庸南流不一道北口亦徒封
亦可謂瞻言百里者矣

司民牧者不外興利除弊二事今官北方者以開水利爲
興利官南方者以開水利爲除弊其實北方水利興則水
得其用自不至泛濫爲災南方水利修則水有所制並可

收灌溉之益興利與除弊常相因也昔歐陽公作唐書地
理志實兼志河渠凡一渠之間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
之下蓋唐時爲令者猶得以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
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十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
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
兵而後則以催科爲急而農功水道有不遑講求者矣然
自大厯以至咸通猶不絕書於冊今則北方之吏鮮不以
此事爲迂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南方之吏又
日困於徵比之勞簿書之苦而不暇以爲無怪乎夏旱秋

澇年年告病矣

許力臣

承宣

嘗謂天下無無水之地卽無不可以溉田之

水古者衆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不聞其仰食東南也蓋水之流盛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無害其或有害則不善用之過耳按今人言水利者無慮百十家而通徹南北源流利弊則此數語盡之竊謂西北之可興水利惟當使由而不使知全在一州一縣一村一里各自董勸枝枝節節爲之且不必達之九重亦且不必督以大吏聽其得尺則尺得寸

則寸愈推愈廣將自有會通之時卽使終不會通而各受各利亦有何不可乎今之病根卽在昌言興西北水利可減東南漕賦二語議論愈明暢愈格不行而舉世不悟豈不可笑

李文貞云凡州縣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如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醜渠若無山無河平行之處則勸民鑿井亦可稍資灌溉若一縣開一萬井則可溉十萬畝約計畝獲米一石十縣之入已當全省之倉儲矣若夫一溝之水可當百井一渠之水可當十溝以此推之水利之興其

與積穀備荒之利不止於倍蓰而什伯也

王爾緝有并利說兩篇甚詳悉

見切問齋文鈔

水為地之險酒為人之險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故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周禮地官胥師司虢禁屬游飲食於市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如此漢書文帝紀注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則禁稍弛矣後世惟魏文成帝大安四年設酒禁釀酤飲皆斬金海陵正隆五

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禁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女子沒官皆可謂用重典然立法太過故亦不久而弛予嘗聞黎襄勤世序言今者生齒日繁財用不足但當嚴釀酒裁煙之禁或加重其稅於民間生計無損而於利源不無少裨蓋亦救時不得已之一策惜無人為之論列於朝也

方靈臯云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月蜡脯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鍰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眾忽不察者惟酒為甚

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較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祭無盛猶可况以歲儉而去酒乎

尹元孚

會一

云造酒必需麴蘖跶麴必用二麥豫省產糧

惟二麥爲最廣而耗費麥糧者跶麴爲最甚凡直隸山陝等省需用酒麴類皆取資於豫故每年二麥登場後富商

巨賈在水陸馬頭有名鎮集廣收麥石開坊跶麴耗麥奚啻數千萬石夫麥乃五穀之精良耗一分之麥糧則損一分之民食省一分之跶麴卽裕一分之積貯禁麴旣以節二麥之費更以清造酒之源庶幾歲有餘蓄耳

郭復齋

起元

云閩地三千餘里原隰饒沃山田有泉力耕

之原足給全閩之食無如始之闢地者多植茶蠟麻苧藍靛糖蔗荔支龍眼柑橘橄欖之屬已耗地三之一然其物猶足供食用也今則煙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原煙出自西北謂可驅寒耳今則徧於東南飲煙者無間暑寒爲用

與食鹽等而又勝之閩中更甚其煙葉之雨露入地則地
苦而穀蔬不生無益於人而害於嘉種如此可不知所變
計哉按復齋吾閩人宜其爲桑梓遠慮如此而余嘗官甘
肅屢欲申蘭州水煙之禁詢之紳士皆以爲斷不能禁而
徒以擾民蓋今日之喫水煙者徧天下其利甚厚利愈厚
則逐末者愈多甘肅地土饒瘠甚於吾閩循此而不知返
則本計益紕農利益微甚可慮也

吾鄉顏光衷

懋猷

所著官鑑言救荒之事最備有先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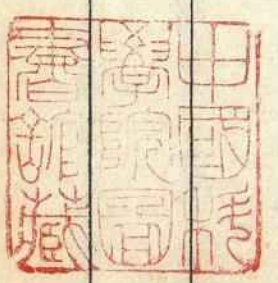
者謹未然也有先策者備將然也有正策者有權策者籌

已然也湘陰王朗川之鉄言行彙纂所載林希元救荒叢
言亦好如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
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
死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
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
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
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
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按救荒事極繁重而其綱領不過
此數端求可以一言蔽之者則盡心二字而已憶道光辛

卯秋余藩吳中值江淮大水流民蔽江而來者日以萬計
吳民惶惶余與守令等盡心籌畫出示募捐一面給船資
送一面設廠留養親與城內外巨紳富戶約不必踵立局
勸捐故套亦不必設專管欸項之人惟在富而好禮者各
量力而行稱心而出或獨任一廠或分襄一事或繼眾捐
所不及或補官辦所未周彈壓仍歸有司出納自為經理
認辦之事既定即榜示災民口數並大標捐助姓名使受
者知食所自來施者知錢所自往合計自秋至冬三月餘
日資送出境者六十餘萬人自冬至春四月餘日蘇州城

外設廠留養者四萬餘人凡三十外郡州縣視此有差其
在蘇廠者余復倡捐棉衣袴萬領聞風好義者又從而附
益之故竟一冬數萬人無啼饑號寒疾病死喪之事迨壬
辰三月始陸續厚資回里時潘功甫舍人復以籽種贈之
沿途頗有頌聲以為吾屬歸不少一人且增新產兒數十
百輩余曾繪成目送飛鴻長卷屬同人作詩紀其事倘亦
他日采風者所不廢歟

七廠



出日采風言不...
 百輩余會餘...
 部教賊育...
 列三日故...
 益之好...
 吾藉...
 小...

